

# 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作为中国黄河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的冯晓白，不仅以书画著称于世，他的文章也是一流的。著有《路在脚下延伸》《开拓生命的荒原》《群星灿烂》等。在一篇名为《情洒安康老城》(刊发在1998年第6期《新大陆》杂志)的散文中深情地写道：“六月初的一天。我回到了阔别十七年的安康……我独自穿行在这座古老而神秘的老城，顾盼着寻觅着历史的足迹。寻觅着情感的切入点……这里是我留着足迹、留着身影、留着情感的让人朝思暮想的地方。”

原来，出生于陕西乾县的冯晓白，从北京广播学院编采专业毕业后，即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记者，足迹遍及三秦大地。1976年到1981年，派驻省电台安康记者站任负责人，在安康生活工作了五年多，对安康老城了如指掌，感情深厚，难怪文章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用一个“回”字，表明作者视安康为故乡的心迹。最后，作者写道：“安康，蕴涵着历史的哲理，在流动的时光中塑造自己雄伟的形象，在风雨岁月中谱写天地变迁的诗章。”

当然，还有中国著名的茶文化研究专家，著有《中国茶道》《中国茶情》《中国茶艺集锦》等著作的学者林治先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神话与中国社会》《盟誓史》《文化人类学教程》《神话学与美学论集》等著作的田兆元先生；以主要作品《八里情仇》《新女》《深深的脚印》《海贝》等跻身于“陕军东征”的著名作家京夫；以擅长创作散文、任西安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出版有《求是斋杂品》《商子雅文集》《申西杂品》《戊子杂品》的杂文家商子雅，等等。均在安康创作采风，留下了一篇篇颂吟安康青山绿水、民情风俗的美佳作。

这里，笔者还想侧重评价一下记者张从笑与他写安康的散文。因为20世纪年代初，当笔者从部队复员回家，一心踏入文道时，《散文》月刊便是百看不厌的“启蒙者”，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有笔者研读的印痕。在1982年第4期和1983年第5期《散文》上，读到了一位署名张从笑写安康的散文。笔者用红笔把重要段落勾画标明，并写下“纯美”“美极了”“此处精彩”等评语，可谓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张从笑，1944年1月出生于陕西兴平市，曾任宝鸡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宝鸡市散文家协会会长，1980年开始在《长春》《绿原》等刊物发表小说，之后大量地进行散文、杂文、随笔创作，散文《陕北农民》获《人民日报》二等奖等，出版文集《驼铃声声》一部。1971年9月至1974年12月是《陕西日报》驻安康记者站的记者，在安康工作生活三年有余。以后又多次来安康采风，是一位“新闻”与“文学”的两栖型人，除了新闻报道近千篇，还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百余篇。

李大斌在《走近美神》(成都出版社1995年10月版)一书中说：张从笑的《山城美色》可以当作一首散文诗来读的。它把安康城衬托在一把红伞的意象之下，美而至极。当然，作者不是以记者出现的，而是以画家出现的。作者起首就写道“那天，我到安康城的时候，天下着毛毛雨，我走进狭长的街道，看见了一生未见过的奇异景象，生活在秦岭、巴山之间的人们，真与关中的人们不同呢！他们一个个手上，都撑着一把红纸伞(绿纸伞很少)，全街上下，没有一个穿帆布雨衣的，也很少有戴斗笠的……只见红色的油漆纸伞下面，是一张张带着淡红的湿润的脸蛋，那眉毛、眼睛、嘴角……不，整个五官，都显得分外

年轻俊美呢！……如果从飞机上看，这街道，真是一条美丽的长虹哩！”

作者的文章大概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那时的安康城并没有今天的纵横交错，高楼林立，市肆繁华，而是一律的低矮的从西关七里沟到东关磨盘坝写称的十里平房，难得作者选一个暖色清亮的红伞作基调，把安康小城和小城的人们着实地美化了一番。汉江在作者的笔下也是别具一格的。“安康城面临着汉江。城西，带子似的汉水，平静地悄悄地从城下的砖堤下流过。……这汉江，水真清呀！它不是自然课本中讲的‘无色’，也不是城市游泳池里的‘浅蓝’，而是一种深绿。那绿色，真似用绿色素染过一样。我倒疑心它是加了染料的，可这不是笑话，漫漫长江，谁染它做什么呢？对了，大约是水里有许许多多单细胞的小球藻。这小球藻，是眼睛看不见的，原色是绿色，非常非常多了，水就会被弄成绿色……”作者写他自己顺堤漫步而下来到河边，又看见许多妇女正在洗涤衣服。“嘴里说着相互间的开心事儿，那笑语声，轻盈如流水。夕阳，担在平缓的秦岭余脉的山沿上，汉水里，是一抹金红。盯着粼粼闪光的水波，你真会眼花缭乱，以为谁倾下了遍地金玛瑙呢。……”

如此大段地写汉江，写出汉江之美的篇章似乎少见。汉江的绿，不是一般的绿，而是用绿色素染过一样的绿；夕阳下的汉江，是一抹金红，是倾下的金玛瑙。难为了作者有如此的想象，难为了作者有如此的妙笔，一绿一金，汉江美轮美奂了，传神有韵了。值得一提的，作者写的汉江，是1983年特大洪水之前的汉江，他给我们彩绘了一幅昔日的汉江图，值得回味，值得珍藏。至于作者的另一篇散文《大巴山区忆》(见百花文艺出版社《短篇小说选萃》1984年4月版)，也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至深，歌颂了大巴山人的善良与纯朴。这里就不占用篇幅再详述了。

总之，安康是一块文学的富矿，值得挖掘的矿藏有很多。文学史上也常常有这样的现象，生在此地、长在此地的作者，反写不出本地，而外地人却能一下子抓住特征，把此地很形象地写出来。当然，还要正确评价旅安作家写安康的文章，他们写得有得有失，不乏振聋发聩之作，但也有浮光掠影，略显浮浅之作。而这里收集的也不全面，或许有更好的作品未被发现，遗落在外，也在所难免，相信有心人自会弥补不足的。

## 第六节 独特的安康女作家散文现象

当“陕军东征”持续夺得三顶“茅奖”桂冠，当“文学湘军”相继赢得从历史题材到现实题材的“大满贯”，当“文学豫军”在实现“中原突围”后大举冲出国门，当“甘肃八骏”由小说、诗歌、散文方阵而成为叫红全国的闪亮品牌……当陕

北的诗歌群、关中的小说群乃至汉中的“农二哥”、商洛的“平凹门生”们风生水起，安康的文学地图将树起怎样的“地标”？

当我们检阅新时期以来安康的创作阵容及文学成就时，显而易见：一支女兵团队正在秦巴汉水间跃动着，正在中国文坛上搏击着！

张虹、李小洛、杜文娟、王晓云、杨世芳、李娟……当一个女作家冲出秦岭，唱响全国，人们惊奇地发现：“安康女作家群”已是“文学陕军”的一支劲旅，已是“人文安康”的亮丽名片！

于是，“安康女作家群”这个称谓，多次出现在陕西省市领导及陈忠实、贾平凹、肖儒、莫伸、陈长吟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讲话或文章中；多次出现在《文艺报》《文学报》《陕西日报》《诗刊》《延河》等报刊上；多次出现在安康市作家、艺术家的评说及广大市民的街谈巷议间，甚至出现在安康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及宣传部、文广局、文联的文件里……

因此，人们称赞：这就是我们的人文地理标识，这就是我们的文学团队品牌，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繁荣希望！

——这也就是安康作家、评论家李焕龙在他的著作《安康女作家散文评议》的序文《用团队精神打造人文地标》中，对“安康女作家群”这一现象产生的背景、过程所作的简述。

2022年3月4日的《安康日报·文化周末》上，刊发了安康评论家叶松敏撰写的一篇评论《前方，依然绚烂——安康女性文学发展概述》。文章中写道，安康是陕南文学的重镇，我们这样说，不仅有充足的理由，而且还有充沛的底气。安康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体，而在构成这个庞大群体的作家中，女性作家一直以来的势头劲健，创作活力旺盛，她们所呈现出的文学张力极具穿透性，其影响足以与安康男性作家群遥相呼应，秋色平分。安康女性作家群是安康文学乃至陕南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一种力量的支撑，它代表了安康文学的个性、风采和格局。

叶松敏站在一个“审视者”的角度，找出有力的论据来支撑他的这个观点：安康女性作家群构成了安康文学肌体的完整性，在纷纭多变的岁月中，它一直占据着安康区域文学最大的份额，这样的定论或许不足以让人信服。然而，当我们把区域文学按性别划分成两个队列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所谓对文学资源的占有、挖掘和创新，安康女性作家群在每个时间段上的表现都是主动的、积极的，也是优质的。她们在创作中不断超越和突破自己，其掘进的速度绝不输给男性作家，这里面除了作品数量的增加，还体现在质量的提升上，不少人以自己的实力，一步步迈向文学发展的前沿。如果将安康文学以一座正在崛起的大厦作比，那么我们的女性作家群则应该是这个大厦构架的一部分，她们既是参与者，也是规划者和建设者。自然，以上两位评论者只是论及“安康女作

家群”这一群体现象而生出自己观点的。如果再细分一下她们各自的文学体裁样式的创作成绩，也是别有洞天，各有千秋的，也是可以成就一篇大文章的。许多女作家的创作方向涉猎多个领域如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文学评论等，这些领域皆有女性作家成熟、洒脱的文字呈现。

李焕龙在《安康女作家散文评议》的“后记”中也说道：安康女作家几乎无人不散文，不论是长于小说，还是工于诗歌者，均有散文佳作面世。并且，由于女作家感情细腻，观察入微，记事清晰，心思缜密，写散文的视觉、触角甚至味觉均有特色，在见物、见人、见情、见理上有优于男性的特长。……可能是秦岭、巴山、汉水的灵秀，让这方天地遍布散文意象；也可能是这块贫瘠而又文化底蕴丰厚的土地隐藏了太多的思绪，需要散文式表达。反正，不管是工农商学兵，或是党政官员、普通百姓，上手试笔，便以散文当先，因而出现了“安康作品八成散文”的文体偏重现象。所以，首先开展“女作家散文研究”，对于推动安康市散文创作亦有帮助。也所以，有了本节的评介主体。

陈长吟在《安康女作家散文评议》的“序”中在最后写道：“美国有部电影，名字叫《闻香识女人》，意思是说，每个女人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芳香。其实文章也一样，每位女性作者都散发着自己的心迹和脾性。……一花芬芳，毕竟有限；满山芳香，大为可观。祝她们在自己的山头上笔耕丰硕，坚持不懈，这样，安康文坛才能够争奇斗妍，芳香不绝。”

其实，三十多年前的1991年，当笔者还是一个初入文道的散文作者的时候，就曾对安康的女散文作者群这一现象关注过，也曾写过一篇评论发表在1991年12月24日的《安康日报》上。现录全文，以资佐证。

### 独步人生抒真情

——读“女作者散文作品专页”的断想

临近岁尾，读着《安康日报》“香溪”第490期上的“女作者散文作品专页”，不由得心头泛起一层涟漪，感受到一种充满情思的温馨。

散文历来是寂寞的文体，绝没有小说和报告文学的轰动与荣耀。然而在安康文坛，近年创作成绩颇丰且十分活跃的作者，却大都是以诗歌、散文起步或创作为正果的。更可喜的是，还形成了一批以创作散文为主的女作者群。《安康日报》副刊注重发现培养女作者，无疑对繁荣我区文艺创作和促使女作者群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时下关于散文，有人说它是孤独者的文学，是失意者的文学，也有人说它是女性的文学。所谓散文是女性的文学，是说女性感受细腻，写得真而美，有一种阴柔之美。综观这六篇散文，虽篇幅都只有几百字，却或多或少地给人一种独

特的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

——大风(朱丽凤)的《皎月当空》，以至深的内心体验和愤世嫉俗的情感语言，将现代女性那种彷徨无寄的苦闷倾注在字里行间，靠独特的人生经历直抒胸臆地写真情，实属难能可贵。

——吴玲的《寄给远方》，在精神世界里踽踽独行，获得了一种直接面对人生之旅的体悟，把那种纯真的情感融入在无尽的期待中，寻求一种越过时空的浪漫的真诚呼唤和快乐。

——李青楠的《又是秋天》，注重内心独白，将个性意识融入平淡自然的生活，反映的是一种理性的情绪，笔墨较多地放在了写景抒情上，给人一种赏心悦目之感。

——李亚明的《雪飞的日子》，将女性的柔美与情感的奔放结合在一起，使个人的人生感悟插上时代精神的双翼，表现出较粗犷和直白的感情世界，其意境悠远，思想旷达。

——张海鸥的《对不起，我忘了》，力求理性思考的宏廓与深度，不假雕琢地直面人生，是一种心灵情绪的自然流露，也是人格的展示，理想的追求，表现出大气气派。

——郑忠丽的《中秋雨·中秋月》，借景生情，闲适优美，写童年，写月光，写秋雨，因其感受的较深刻和艺术见解的新鲜而使老调重弹的写景状物抒情题材有了新的拓宽和提高。

毫无疑问，这几篇散文的主调是闲适抒真情的，也是比较成功的。这种心灵化、人生化、生活化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感悟，颇能触动我们这个变革时代的人的情怀，满足了人们对于人生体验、自我体验的需要，所表现出的这种恬淡闲适的优美，则可以平衡、调节被现代城市尘嚣所骚扰的心灵。疲惫忙碌中读这类散文，也是对一种宁静的人生境界的精神回归。就这几篇散文而言，我们从其中看出，生活本身已经把“人生”两个大字推向前台，就看我们怎样投入现世，拥抱人生。

显然，处在传统和现代化撞击之下的生活本身，已经越来越具有追求人生意义和寻求精神出路的思考，个人的生活困境所显示的光点，实际上已折射成为社会矛盾之光，只有直面现实的方式，只有启迪心智的思考，才能触动人的心灵。这几篇散文中，《皎月当空》《对不起，我忘了》就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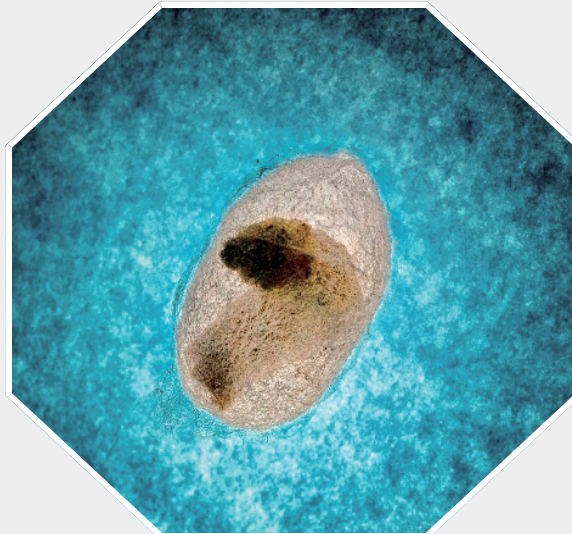
站在几篇散文的共同点上，我们看到，这几篇散文的创作着眼于哲理的提升，文章大多由某一物象生发而成，或以情绪结构，或以事件结构，或以物起兴；或缠绵，或沉郁，或幽默，或平和，七情皆出……重在一个“情”字上。这并非有错！我只是认为，做散文应该像说话，应该有几分家常便饭的味儿，越是自然，越是本色，越是能出好效果。成熟的给人以启示的散文，往往是一些写社会、写人生、谈天说地的散文，而不是那些花花草草、风花雪月的散文。这几篇散文在一定程度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沾上了为文造情或为情造文的矫情味儿。也许，这影响了散文的真切自然之味。

对此，我认为面对纷繁丰富的感受，或高度提纯和集中于某个点面，以求精粹，或分别以不同的篇章出之。作为断想，未免鸡零狗碎，但却是一位读者的淡淡笔触依情吧。我乐于看到安康散文斐然有成的明天！

因那时是对铅印小报，给笔者的要求是字数不能超过1500字，因而这篇断想只能作为“断想”，点到为止，立意不高，文字尚嫩。好在三十年后笔者看到了安康散文斐然有成的今天。(连载二十五)



## 生命传承的壮歌 ——有感于兴桑养蚕



生命在传承中延续，人生在传承中升华。照片展现的场景触动着人的心灵，安康是蚕桑文化的故乡，传颂着蚕桑发展的历史壮歌。人们通过兴桑养蚕，推动蚕桑产业的发展，以达共同富裕。  
上官卫国 文/图

